

门又恐不如后门。以前门入子，膛口必松，稍有不慎，则子出摇动能使炮裂。塞布紧子之法，宜时时留意，不可疏忽。仲韬等皆以为然，到欧洲仍当询之西人耳。未正二刻，启旋复行。

在上海了解外情讨论西学

二十一日已正，舟抵燕〔烟〕台。阅汪芝房所撰《文法举隅》，为之序云：

国家怀柔所暨，琛赆所通，殊方异类，至于十余万里。于是讲经济之学者，以通知各国语言文字为当务之急。数十年来，中外多闻强识之士，为合璧字典数十百种。或以典〔点〕画多少为经，或以音韵为目，或以西洋字母为序，亦既详且博矣。然而说字义者多，谈文法者少，则譬诸鞣鞣胥具，轮辕不缺，而无寸牵以制辐，盖终不可行焉。

给英文文
法书作序

余尝欲取英国文法，译以华言，纷纭鲜暇，因循遂已。汪君芝房，所学邃于余，纵谈既洽，因以属之，阅月而成册。虽罗缕证据，未逮原书，然名目纲领，大致已备，亦急就之奇觚，启蒙之要帙也。丁君冠西手是编示余，乞弁以言。

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洁之论，守其所已知，拒其所未闻。

若曰，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，物非六经典籍之所纪载，学者不得过而问焉。夫先圣昔贤之论述，六经典籍之纪载，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，而不必赅备古今万物之器与名。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，遂慨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唐塞之，不亦泥乎？

圣人所未
见过的

上古之世不可知。盖泰西之轮楫，旁午于中华，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。天变人事，会逢其适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，圣人之所曾言，学者得以比例而评骘之。其饮食衣饰之异，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，当时存而不论，后世无所述焉，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，扩而充之，以通吾之所未通。则考求各国言语文字，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，不得以其异而诿之，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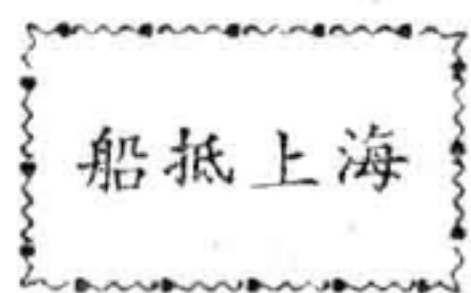
今之学者，不耻不智，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，一旦有事，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才而用之，则将降而求诸庸俗狙佞之间，诗书礼义无闻焉，唯货利是视，其于交际之宜，措施之方，庸有当乎？抑或专攻西学，不通华文，鉴其貌，则华产也，察其学术性情，无以异于西域之人，则其无益于国事，亦相侔耳！

自同文馆设，而英才辈出，之二患者，庶几其有瘳焉。芝房与左君子兴，皆馆中通英文生之佼佼者，年富而劬学，兼营而并鹜，亦既能曲证旁通，启牖后进矣。纪泽使于欧罗巴洲，求才于馆以匡助余，子兴忻然就道；芝房方欲以

词章博科第，则姑辞不行。二君者，出处不同，其为志趣之士则一也。异日者，馆中生徒斐然有成，或以干济闻，或以文藻显。中国声名文物，彝伦道义，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，未始有损也，而复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、实事求是之学，则谓是编为岷源之滥觞焉，可也。

登莱青道方观察、东海关税务司辛盛先后来谈。饭后，登舵楼观眺，与船主白德松久谈。夜饭后，舟载货毕，启碇复行。

二十三日，核致京城英法国公使、天津英法国领事官，暨总署、税务司各函稿，良久乃毕。舟抵上海，潮未至，不得泊埠，更衣久坐。灯后，舟乃入埠。莫善徵、徐雨之、张叔和来，久谈。饭后，刘芝田、陈宝渠先后来谈。亥正，率内眷登陆，至广肇公所寓焉。



二十七日午饭后，移寓三洋泾桥宅中。因广肇公所仅有上房三间、客厅一间，各友挤住一楼，极为逼仄，是以移居。

二十八日夜，李眉生自苏州来枉送，谈极久。饭后，吐泻交作，病势甚剧。亥正，入上房，吐泻良久。子正睡。

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，静养，未治事。

十月初一日，因胃中不适，卯初即起，静坐片刻，饭后稍愈。午饭后，清检连日函件，作随带员弁摺稿。

初二日傍夕，与李眉生久谈。眉生佐先太傅幕数年，

识解超卓，友朋中殆无其匹。论交涉事，悉中肯綮，奇才也。以重听微疾，无意仕进，实为可惜。夜饭后，写一函寄静臣弟，教以惩忿、慎言二事。

初四日辰初起，静坐良久。作两函稿寄呈总署堂司，未毕，饭后脱稿。李贵朝来谒，一谈，眉生之从侄，人极诚笃，余派之充随员也。法领事李梅、副领事白理格来，谈极久。

初五日饭后，写一函寄余佐卿。午饭后，崇地山宫保来一谈。夜饭后，与眉生谈久，与松生、逸斋等演试封摺之式。

驳反对洋
务的议论

写一函复杨商农。商农与余至好，但不甚以洋务为然，尝规余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。每聚首论议或音问往来，方枘圆凿不相入也；然终不失为端人，亦不失为益友。来函谆谆恳恳，以清议为言。余答之云：

今世所谓清议之流，不外三种。上焉者，矜矜自守之士。除高头讲章外，不知人世更有何书。井田学校必欲遵行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。此泥古者流，其识不足，其心无他，上也。中焉者，好名之士。附会理学之绪论，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。或陈一说，或奏一疏，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，博持正之声而已，次也。下焉者，视洋务为终南捷径，钻营不得，则从而诋毁之。以媚嫉之心，发为刻毒之词。就三种评之，此其下矣。中西通商互市，交际旁午，开千